



儿童文学金榜名家书系
短篇小说

真的喜欢你

王巨成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儿 童 文 学 金 榜 名 家 书 系
短 篇 小 说 季

真的喜欢你



王巨成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的喜欢你 / 王巨成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7
(儿童文学金榜名家书系·短篇小说季)
ISBN 978-7-5324-9518-4

I. ①真…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7893 号



儿童文学金榜名家书系 (短篇小说季)

真的喜欢你

王巨成 著

苏 海 绘图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韦敏丽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许 辉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业荣升印刷 (昆山) 有限公司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7.25 字数 133 千字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4-9518-4/I · 3752

定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自序

关于读书的三个比喻

看，蓝蓝的天上，风筝飞得多高呀，又是飞得多潇洒呀。可是，这一切都取决于系着风筝的那根线，只有那根线越长，越结实，风筝才能飞得越高，飞得越潇洒。

□□I

读书就是给我们的明天准备一根放飞风筝的线。

冬天，村里的池塘里面的水被抽干了，这是近二十年来的第一次，是为了清理池塘的淤泥。

那些被清理出来的淤泥就堆积在池塘不远的地方，然后就没有人再去理会它们了。经过风吹日晒，那些淤泥变得又干又硬，上面什么也没有，一时成了村里孩子玩耍的“乐园”。因为孩子的玩耍，那上面变得光光溜溜，干干净净。

然而，过了一个春天，一个夏天还没有过完，那上面竟然有了草，无数的草，许多都是叫不出名字的，生长得蓬蓬勃勃。自然也开了花，各式各样的花，开得活活泼泼，同样

有许多是叫不出名字的，然后有了蜂飞蝶舞，有了昆虫的浅唱低吟。

这一切到底是在哪一天发生的呢？没有人说得清楚。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淤泥不见天日有了近二十年。那么，疑问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哪里的草，哪来的花？那些种子是风带来的吗？是飞鸟带来的吗？是本来就在淤泥里的吗？近二十年的水底，能保存住草和花的种子吗？

多么不可思议呀！我们只能感叹种子的神奇了。

读书就是给我们的未来播下一颗颗神奇的种子。

一颗小树被栽下了，然后开始了它的成长之旅。无疑，需要给小树浇水，需要给小树施肥，需要预防害虫，还需要给小树修剪枝叶。

当小树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许多人会忽视阳光雨露的作用。而之所以忽视阳光雨露，是因为阳光雨露太平常了，况且我们也无法用肉眼看到阳光雨露对于树所发挥的作用。

事实上，在小树的成长过程中，绝对不能缺少的就是阳光雨露。

万物生长都离不开阳光雨露。

读书就是给我们的生命之树播撒阳光雨露。

目 录

1. 故事里的陈永林 / 001
2. 在路上 / 014
3. 世纪末的春天 / 030
4. 真的喜欢你 / 047
5. 向往远方 / 070
6. 大路朝天 / 092
7. 颜妍生活里的一场地震 / 153

故事里的陈永林

故事里的陈永林



当传达室的老大爷将两扇沉重的铁门打开，黄昏好像就在这一刻，水一样地漫进校园。紧接着，放学的铃声以一成不变的腔调叫起来。于是不久，校门口出现了短暂的因人流而产生的拥挤和声响，但不能称之为沸腾。这些放学的学生几乎没有语言没有表情。他们闭着嘴，一心一意地向前走去，至多骑单车的同学把车铃揪出一串急促的声音。□□！....

陈永林常常是其中的一员。那时看上去他像一条随波逐流的鱼。但今天陈永林不是。

此时，陈永林站在第二层的教学楼上，冷静地看着校大门口的情景，后来脸上渐渐有了一种讥讽的意味。他在心里说：“你们这么忙回家干什么？你们明天还得来！”如果这句话被陈永林说出来，一定会带着些情绪。陈永林的情绪和今天的家长会有关。

陈永林终于走向校门。黄昏已经变得懒懒散散，并将校园洇浸在夕阳最后的光线里。风一会儿贴着地面，一会儿打着旋儿，显得不可名状。细长的身影默默地甚至是寂寞地跟着陈永林。陈永林左手抓着书包带，将书包很随意地搭在左侧的肩上。他走得慢慢的，似乎左右摇晃着，是那种茫无目的、漫不经心的样子。

陈永林这是回家，回到那个只有奶奶的家。奶奶在家最爱说的一句话是：“等你爸爸回来，看我告不告诉他！”奶奶把这句话说了又说，但陈永林还是陈永林，看书时照样躺着，做作业时照样一边看着电视，把试卷带回来时照样六七十分，星期天照样一出家门就无影无踪，一双臭袜子照样压在枕头底下……

奶奶不能拿陈永林怎么样，这是肯定的。曾经有一个人对陈永林说，陈永林你好自在呀。陈永林说马马虎虎，还可以。

这个人不是别人，是陈永林自己。

陈永林是经常骑那辆单车的，单车今天没有骑。上学时他看了一眼单车，那辆单车似乎充满期待地注视着他（至少陈永林看了是这样），陈永林有些高傲地从单车旁径直走过，还打了一声呼哨。陈永林对车的态度，连陈永林自己都觉得没有来由的可笑。所以陈永林自嘲地笑笑。

那辆单车就这样失去了一次奇遇。或者说它把一次奇遇让给了陈永林。



陈永林的家离学校不远，只有两分多钟的路。如果陈永林愿意的话，在上课的第一遍铃响时小跑着出发，他还能赶在老师前面到达教室。如果天空阴云密布，在下第一滴雨点时，陈永林不紧不慢往家赶，都不会成为一个落汤鸡。如果陈永林准备带一点情绪回家，还不等他把“情绪”酝酿出来，路已经到了尽头。这么一点点的没有曲折、没有刺激的路，却使好些早上贪床的同学羡慕不已。陈永林曾对这些人说过：“月球离我们够远的了吧，可是人类却挖空思想到月亮上玩玩，这还不够，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别的星球，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当时陈永林并没有告诉别人什么道理，说了这句话他把嘴使劲撇了撇，然后决然地走了。这些人是不配知道这个道理的，因此陈永林骑车时，往往要把两分钟的路弄出十分钟、半小时，或许更多的一些效果来。他的那辆单车上的不止一处的伤痕就是那些效果留下的后遗症，那差不多是一些惊心动魄的“效果”，犹如电影里面的特技，他往往把单车骑得像一条受惊的梭鱼，朝学校或家的相反方向蹿去，越是人多的地方，越是要横穿而过，比如菜场口，比如上下班的人流。他的身后总要响起惊呼和斥骂。当他到家或学校时，几乎是一身的汗水。

陈永林今天不骑单车，却走出了历史记录，而且要不是奶奶的喊，这记录还要持续下去。

似乎仅为这么点小事，班主任要召开家长会，班主任



说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理由不把父亲或母亲叫来。可是陈永林的父母无论如何不能到会。陈永林想好了对班主任解释的理由。下午到了学校，陈永林是准备班主任问他话的，陈永林一直准备到家长会召开，班主任都没有问他什么，那时陈永林真想到班主任跟前提醒一下他上午说过的两个“任何”。在班主任对校长讲话时，陈永林把脖子蛇一样扭来扭去，东张西望，然而班主任连一个责备的眼神都没有。陈永林觉得自己恍然明白了些东西。

陈永林走出校园时，就有了像落日一般的怅然，并很有韧性地弥漫开来。

——陈永林如果是……怎么是“如果是”？陈永林就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学生，有着极好的口才和雄辩能力，他还有着强健的体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他都略知一二，外交、军事、体育方面的奇闻逸事，他如数家珍。读书、考试对他来说，得心应手。但他不会把人埋在书堆里，让自己浑身散发出一种书虫的味道。只要他愿意，学科竞赛或体育比赛中，替班级替老师替学校露个脸，是易如反掌的事……

嘿，我们的陈永林啊！男生爱这么说，女生爱这么说，连老师也爱这么说。

这样的陈永林，班主任会怎样看待他呢？

陈永林不知不觉走上了一条没有人流车流的小巷，这里远离吆喝叫卖及五彩的广告牌，这是被日益兴起的高楼

遗忘或抛弃的角落。陈永林走得从容不迫，这是他第一次靠双腿的直接运动走这条路。事后陈永林试图回忆自己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可怎么也想不出为什么。他只得认为这大概是命运的安排。

这个季节天黑得早，给人“一下子天就黑了”的感觉。真的，黄昏似乎没有做任何过渡，就铺开了夜色，而且渐浓渐稠。小巷里的人家已经关闭了门窗，那黄白的光线弱弱地从门的缝隙里漏出来，照在窄窄的路面上，点染着夜幕降临的氛围。这应该也是一个故事的氛围，肆意展开而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故事。

陈永林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陈永林举手投足都是女孩子目光的焦点。好多女孩子给他的信中说他潇洒有个性，说他勇敢豪放，说他沉稳持重，说他善解人意。在刚刚过去的元旦里，一张张写着她们爱慕和情意的贺卡，一条条祝福短信，缤纷而滚烫地飞向陈永林。陈永林是谁？陈永林就是陈永林，他是风中的云雀，女孩子编织的情网束缚不了他奔放的心。他与所有女孩子保持“同学”的距离，他不想也不愿伤害任何女孩子……

他愿自己永远是“我们的陈永林”。

陈永林在故事里有了一种身心的飞翔感。

也不能说元旦发生的事对今晚的陈永林没有一点影响。那同样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看见别人写贺卡，发短



信，他才发现他没有人可写，没有人可发。后来他就反复地想。也许他在想心事时没着没落的样子引起了吴佳佳的注意。吴佳佳当时就问了他一句：“你怎么啦，永林？”陈永林很诧异吴佳佳怎么会说出这句话，他甚至露出懵懂的样子。尽管如此，这句话还是给陈永林留下了热腾腾的印象，很深刻的。于是，陈永林写出了他的唯一的一张贺卡。

有了这张贺卡，陈永林和别人一样过了元旦。

陈永林是有铁哥儿们的，是他的一位崇拜者。“你们没有看见，怎么知道？”这位崇拜者对同学不屑地说。然后他把陈永林的故事讲出来：那位高中生铁青着脸，一脚支着车子，一脚搁在车上。他拦在陈永林必经的路上，他要练练陈永林。早有好心的同学把消息透给陈永林，陈永林反倒安慰人家说没事儿。到了那位高中生跟前，陈永林轻松地笑笑问：“是你找我？”那家伙恶狠狠地对陈永林说：“你小子以后再收到李芳芳的贺卡，要交给我，她是我的女朋友。”你们猜，陈永林怎么着？他冷笑一声，慢慢地说：“可惜你不配！”那家伙恼羞成怒，挥拳扑上来。陈永林是谁，他怎么会逃？只见他伸出手臂一挡，然后一掌劈去，那家伙就趴下了。崇拜者讲得绘声绘色，他应该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就像鲁滨孙身边的星期五，唐吉珂德身边的桑丘。那么，他是谁呢？

吴佳佳是男孩，名字听起来嗲声嗲气的。这样的名字在班级里还有几个：刘飞飞、林东东、郭亮亮、王明明、

张露露。男孩子叫这等名字，真是一点劲都没有。难道以后一百岁了还叫刘飞飞、张露露什么的呀？那些起这些名字的家长真是太草率了，太随便了，也太没有想象力了。但陈永林还是允许他的一位崇拜者有一个叫“吴佳佳”的名字。

陈永林沉浸在故事里忘记了时空，或者说故事诱惑着陈永林走向越来越黑的夜。陈永林并不知道已经有人像尾巴一样跟上了他。

行走在寂静而深黑的夜里，陈永林对故事里的陈永林拥有一个“陈永林”的名字，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好像应该是命中注定的一样，他应该拥有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充满了成人感，充满了阳刚之气，那里面有勇敢、正义、机智、百折不挠。

天地间是雪，雪花像有邪性的蛾子呈旋螺状地飞舞。方位、时间、空间，都被漫天的大雪搅得失去了应有的概念。陈永林置身在这样的天气里，跋涉在一条深山峡谷中。狼嚎像鬼的哭泣一样凄厉地传来，两面狰狞的山峰，好像随时要挤压过来，把这位大自然的探险者挤压成肉饼。事实上它们就已经这样做了，无数的英雄豪杰在这条地球上最后一个未被征服的山谷中奉献了自己的梦想、热血，还有千古遗恨。陈永林记不清走了多少日夜，记不清自己多少次从死神手中拽回自己的生命。经历的惊心动魄几乎是家常便饭。走出这条峡谷时，这位伟大的探险家几乎站立不起来，他实在太累了……



陈永林抬头看天，天没有下雪的迹象，天幕上伶仃地闪烁着几颗星星。整个冬天都未见一片雪花。在陈永林的记忆里，这里最大的一场雪是在他八九岁时下的，那是很薄很薄的一层，薄得让人几乎不敢碰它们。而且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光临的，稀少得似乎无意中不小心跌落下来的，看上去让人珍惜让人爱怜。那时陈永林正准备起床，依稀听见早起的母亲“哦”了一声说“下雪了”，属于惊奇，声音不大。陈永林却忽地坐起来，连衣服都没穿，就来到外面不顾寒冷地手舞足蹈地叫起来：“噢，下雪了，下雪了……”后来还是母亲把他赶上床。那时他可真是野天野地的小男孩。

陈永林现在依然喜欢雪，他多想能有一场漫天大雪呀，那时他就穿着皮靴戴着皮帽，呵着一口口白汽，冒着鼻子将要冻掉的危险，扛着猎枪，踩着咔嚓咔嚓响的积雪，去深山老林打猎。

没有雪的冬天，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冬天。没有故事的男孩，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男孩。

“陈永林……”陈永林喃喃地醉了一样地叫自己。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对自己生出满心满腔的柔情与深意。“真好！”他继续说，他是爱上了自己。他的心胸里像鼓满风的帆一样充盈着这样的爱。故事里的陈永林似乎正热切地看着他匆匆而有劲地行走在夜色里。这时，他心里对给予自己“陈永林”命名的人产生了思念，思念是一种让人的

灵魂有种一牵一动的异样感觉，让人失意又让人甜蜜，让人越是咀嚼越有滋味。父母都是一家小厂里的普通工人，小厂倒闭后，他们就把家慷慨地留给了他和奶奶，都去了远方挥洒汗水。父母是经常打电话回来的，多在晚饭后，唠叨着他们在外面的艰辛，询问着陈永林的学习与生活，还有对陈永林和奶奶的思念与关切。陈永林一次次忽视了这些，一次次敷衍他们：“我很好，奶奶也很好。”陈永林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希望他们每次多汇一些钱回来，也希望他们早一点结束通话好使 he 去看电视。

陈永林也给父母打过电话，但都是奶奶叫的。奶奶不叫，陈永林不打。

现在陈永林却想打电话，给他的爸爸妈妈打电话，他要告诉他们，他想他们，他爱他们，他不会让他们失望的，他还要问他们远方是不是有财富，妈妈的胃疼了没有，爸爸的关节炎有没有再犯……

陈永林不由加快了脚步，今天在外面的时间够长的了，奶奶也许正盼他回家呢。

陈永林拐进了另一条小巷，他要抄近路赶回家。这条小巷几乎没有人居住，差不多是一些待拆的老宅，是另一个时代的缩影。几星微弱的光，暗示一种幽秘。相传在这条巷子里，出现过一位了不得的人物——一个叫花子。叫花子后来跟上了红军队伍，再后来成了一位将军。另有一种说法是，将军并不是这条小巷子的人，只不过讨饭经过



了此地。无论哪种说法，这条不起眼的小巷，毕竟因为将军，有了它的传说。大凡传说，往往是满足人们的心灵需要而产生的。

陈永林在这个传说中长大，并在后来和许多人一样把这个传说遗忘在纷繁的尘埃里。

现在陈永林忽然记起这个传说，他感到自己正一步一步走在这个传说里。

就在这时候，陈永林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沉闷而涩重的响声，于是他猛地发现一个黑影一闪。

陈永林此刻只要急跑几步，就可以走出这条小巷，走到光亮的马路下，那里有的是安全。陈永林是谁？陈永林绝不会这么做的。陈永林猫腰把书包放进一个隐蔽处，在地上摸了半块砖，躲了起来。他要等那黑影过来，然后出其不意地扑上去。

那个黑影应该是走私犯，或者是公安部发出的红色通缉令的杀人犯，他有着一张蛮横的嘴脸，大胡子遮去了半边脸。不，这个恶人不配有大胡子，应该有着一小撮仁丹胡子，是一个奸诈阴毒残忍的家伙。陈永林的一块砖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砸过去，可惜砖头被歹徒躲过去了，一场生死搏斗不可避免……

“陈永林……”那个黑影竟又闪出来，竟然叫出了陈永林的名字。

“别过来，你这个坏蛋！”陈永林大吼一声。